

VIRADA

8 位名人

8 款品項



法國皇家譜系



拿破崙三世 第二帝國

拿破崙三世 (赤霞珠)

在波爾多1855年分級中，最常被引用的一個人物是路易斯·拿破崙 (Louis-Napoléon)，通過名字的識別獲得了拿破崙侄子的合法身份。他和叔叔不一樣。英國一貫懷著超越法國的野心。他的目標，則夾在占主導地位的英國與鞏固的德國聯合體之間，是使當時地位不斷下降的法國再次變得偉大。在被愛人吞食與保留獨裁權力之間，拿破崙三世證明了兩者對他而言同等重要。與他相好的最後一位妓女恰巧是個馬戲表演者，非常懂得取悅龍心。他首先當選總統，發動政變建立了第二帝國，以繼續1851年波拿巴王朝不受阻礙的控制。18年後，皇帝狂歡節的舞會在1870年的法普戰爭中展開，建立了現代的德國。

然而，第二帝國的葡萄酒未對這個在世俗中充滿了缺陷的皇帝有所尊崇，而是對文化與科學的興起的造就出了敬意，這些在文化與科學方面的興盛誕生了現代主義，同時也留下不可磨滅的足跡，法國的鐵蹄在他的命令下征服了殖民地財產，讓數百萬人受到他專制野心的影響。法國的葡萄酒固然不錯，然而法國卻更喜歡把此人拋在波爾多這樣的美酒之外。他的外交及武裝的帝國主義被證實在全球範圍內具有持久的毀滅性。他被卑斯麥 (Bismarck) 圍困在巴黎的羅斯柴爾德城堡 (Rothschildchâteau) 中成了戰俘，最終流亡英國。而他的兒子後來在盎格魯戰爭中倒下，結束了波拿巴家族的血統。



明，但他卻被廣泛地抹黑，毫無羞恥，且即便妨害了自己的帝國竟也能被容忍。他對妓女貪得無厭的胃口，不比拿破崙三世好到哪裏去。對他來說，波爾多是他的閨蜜只不過是個委婉的說法。出生於英國的第二帝國的後裔也是英國名妓科拉·珀爾 (Cora Pearl) 與杰羅姆親王長期地保持聯繫，甚至還有一個以私人后宮為主題的房間供他在1867年世界博覽會上使用。帝國陷落後，他被流放到羅馬不准回法國，最後客死異鄉。最有可能的是，當他在拮据窘迫的情況下過世時，並無法國人為其此落卜哀悼之淚。

喬治·豪斯曼男爵 (品麗珠)

這位波爾多省長出生於巴黎，白手起家並取了個有錢的媳婦，還宣稱法國需要再次成為一個帝國。他是喬治·豪斯曼男爵 (Baron Georges Haussmann)，拿破崙三世的盟友，對法國同樣懷有勃勃雄心，其權力超出了他自己的想像，被提升為塞納河省長。隨著現代巴黎的躍進，他被公認為是其中的推動力量——被視為一個將貧民窟夷為平地的怪手，驅逐了成千上萬的貧民以擴建林蔭大道、公園及橋樑。他分別在1855年與1867年建立了大型的博覽會場館，展示了法國在農業、工業以及藝術方面的國家成就。拿破崙三世依靠豪斯曼男爵的明智判斷，著手在巴黎發展，促使這座城市變成法國浪漫迷人的首都，並很快讓全歐洲人都羨慕不已。我們現在能輕易認識到的、獨特的法國建築，都可歸因於他當時批准在巴黎的設計。豪斯曼他不僅彬彬有禮、機靈而精明，也是那個時代的傑出人物，擁有許多情人，可以賦予他較高的社會地位。他最終更是證明了自己的腐敗，並利用財務上的優勢獲得豐碩的成果。他在法蘭克-普魯士戰爭前退休，幸運的是帝國滅亡了。第二帝國的許多林蔭大道與橋樑都被順道重新命名，以抹去了他那個時代的光輝，儘管如此，只要我們還收得到《巴黎光之城》的風景明信片，他的遺產便得以繼續流傳。奧斯曼的女兒瓦倫丁 (Valentine) 與他的上司皇帝有染，並生了一個男孩朱爾斯·阿德里安 (Jules Adrien)，最終由皇帝機靈的同父異母兄弟德·莫爾尼 (de Morny) 公爵的前情婦撫養長大。這簡單說明了人際關係與道德倫理在第二帝國的狀況。



譚名「Plon-Plon」的杰羅姆親王 (梅洛)

他是拿破崙三世的堂兄，與拿破崙有著極為相似的面部表情，只是未表現出奧斯特里茨與馬倫戈勝利者的特徵，卻能使人回想起他那震耳欲聾的帝國血統。眾所周知，譚名「Plon-Plon」的杰羅姆親王是一名善良的膽小鬼，他被法國軍隊之稱為「Craint-Plomb」——即「害怕帶頭」之意。他竭盡所能地避免戰爭，而且總是被皇帝寬恕。他一貫受到軍事冒險的指揮，常常無法履行職責。Plon-Plon以虛假的就醫幌子逃離克里米亞對俄羅斯的戰爭，回到巴黎，並以主持著名的1855年萬國博覽會而成名，該博覽會以分級最好的波爾多葡萄酒而聞名至今。葡萄酒主管部門出於譜系的緣故而提到了這位親王的名字，但奇怪的是，他從來未依賴於嗜酒者人為的幻想來貶低自己的品格。儘管他很聰



微信: Virada_California 網站: www.virada.com 電郵: export@virada.com

莫爾尼公爵 (黑比諾)

查爾斯·奧古斯特·德·莫爾尼(Charles-Auguste de Morny)是賽馬俱樂部的創始成員，受到金錢與權力的驅使，經常見他出入隆尚



(Longchamp)的比賽。這位公爵利用所有可支配的渠道能撈就撈——他的貪婪永無止境，總是籠罩在偽造財務的行為當中。是一個被稱作包裹著天鵝絨手套的鐵拳，輕柔而優雅。他以擁有一連串情婦而聞名，並在莎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的演藝生涯初期發揮了重要作用，後來更在帝國滅亡後將她推上了電影的舞台。在那個妓女被鍍了金的時代中，他是個直接坐在駕駛員座位上的老司機，由於電影的出現，伯恩哈特就此名揚千古——她表演的角色是小仲馬筆下的瑪麗·杜普萊西斯(Marie Duplessis)。德·莫爾尼雖為塔萊蘭德(Talleyrand)的私生子，仍由其同父異母的兄弟拿破崙三世晉升為公爵，還被視為「第二帝國的靈魂人物」，就男性時尚與精明投資的源泉而言，他既是大腦也是標杆。眾所周知他人脈既佳，卻又貪得無厭的腐敗；他在1851年的總統親王政變中獲勝。是該朝代的絕世力量經紀人。公爵有時甚至會因他透過內幕交易和詐騙中飽私囊、犧牲了法國人的權益而被他的兄弟所告誡。重要的是，在做出國家決策方面，莫爾尼公爵被視為是一個能夠制衡較衝動的歐仁妮皇后的對象。拿破崙三世經常仰賴他這位同父異母的兄弟對一些微妙的問題進行評估。當他意外地在五十三歲死於疾病時，人們認為，帝國隨著皇后與衰弱的皇帝取得更大影響後，開始動盪並迷失了方向，成了享樂主義的受害者。在阻止拿破崙三世奪取卑斯麥而陷入在阿爾薩斯開戰的圈套這項事實方面，他可能比其他任何人都更熱心。他意識到真正的力量來自堆積如山的現金，而絕非從砲管內所打出來的砲彈。

路易斯·巴斯德 (紅葡萄酒—混釀紅酒)

拿破崙三世(Napoléon III)這個名字經常被認為是葡萄酒1855年分級的代表，除此他的名字也就變得沈寂了——應當記住路易·拿破崙的貢獻——他於1856年重新要求巴斯德在改善法國葡萄酒方面發揮了作用。後來他受邀參加貢比亞涅城堡(Château Compiègne)的研究，當時連文豪小仲馬(Dumas fils)也參加了聚會。這是一場現代科學的真正革命，導致巴斯德(Pasteur)去研究細菌學與病理學，精確地了解了發酵的基礎。巴斯德首先意識到，我們每個人身上都蘊藏著數十億種細菌，這是公共與個人衛生所產生的後果。我們生活在一個細菌無所不在的世界。如果沒有巴斯德規定的、控制環



境的常識性方法論，今天的現代世界將不是我們所見的這般。每當洗手時，都應感謝巴斯德。而「巴氏滅菌法」更讓對我們對孩子們所飲的牛奶的安全性充滿信心。雖說他通過研究優質葡萄酒而激發了他的實驗見解，從而挽救了數百萬條生命在先，然而自相矛盾的是，他也導致了數百萬性命喪生。當今的細菌戰，例如炭疽熱，現也正為消除人口而戰。他意識到自己也在給法國提供專門武器。他滿是酒精的城堡，被現今的我們稱為診所與醫院。有著尊貴名字的街道，在當今世界的科學萬神殿中繼續彰顯出他的偉大。巴斯德是第二帝國對全人類最甜美、最慷慨的果實。談到拿破崙三世的種種，讓巴斯德涉入葡萄酒的考察確實是該帝國最美妙的一段歷史——非1855年的波爾多葡萄酒分類不斷被主要葡萄酒出版物所賦予的聲望與膚淺地位所擊敗。

亞歷山大·小仲馬 (仙粉黛)

很少在同一個時代的環境中有兒子可以不遵循父親的餘蔭而獨自發展，在歷史中留下旗幟鮮明、屬於自己的印記。小仲馬(Dumas fils)的祖父是在拿破崙的統治下位居千人之上的將軍。他的父親大仲馬(Dumas père)是法國有史以來最多產的作家，是和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以及埃米爾·佐拉(Émile Zola)一起入葬先賢祠的大文豪之一；而小仲馬掌握了第二帝國時代，創造出「半上流社會」(demimonde)這樣的一個名詞，意指事物看起來並不像是看上去的那樣。他揭露了巴黎妓女的世界，這在他年僅24歲時就建立起的文學聲譽。



他受到巴黎人最高階層的良好教育與追捧，並在整個歐洲享有盛譽，儘管遭到種族歧視，專利的嫉妒者侮辱著他的家譜，卻仍被法蘭西學院(Académie Française)所接納。小仲馬啟發了朱塞佩·威爾第(Giuseppe Verdi)創作出歌劇《茶花女》(La Traviata)，至今仍在全世界演出。他與大仲馬(Dumas père)出生時純屬法國人，卻都混有非洲血統。最奇怪的是，法國文化與文學當局故意不提任何有關非洲的成分，但卻對經年吸引人的小說與戲劇贊不絕口。後來，妓女更成為了無聲電影的全球風向標，莎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成了他一生的朋友，並在全球上演無數次的《茶花女》(La Dame aux Camélias)。小仲馬在他的朋友兼學院院士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離開人世兩個月後相繼去世。他的天才經常被粉飾，通過某種設計來延續超越種族膚色的法國幻想。然而這樣的妄想，至今都只透過被認可卻無道歉的事實之下告終。

瑪麗·杜普萊西斯(長相思)



威爾第(Verdi)的歌劇《茶花女》(La Traviata)靈感來自亞歷山大·小仲馬(Alexandre Dumas fils)於1855年在巴黎首次推出的《茶花女》(La Dame aux Camélias)舞台劇，瑪麗·杜普萊西斯(Marie Duplessis)是現代妓女中富有同情心與愛心的原型，死時年僅二十三歲。她的表像看起來很精緻，好奇心豐富，既迷人又機智，散發著刺鼻的放浪。周旋在兩個愛人弗朗茲·李斯特(Franz Liszt)與小仲馬(Dumas fils)之間，她是融合了優雅與救世主的稀有體現，有著誘人的原始磁性，吸引了許多隨心所欲的男子。小仲馬用她的性格塑造了一個被認為屬於鑽石的女人，因此，在第二帝國中也以她作為指標來衡量所有其他妓女。茶花後來成為婦女參議員推行婦女運動的表徵，隨後可可·香奈兒(Coco Chanel)也跟進。她在巴黎的墳墓仍有絡繹不絕的訪客前來參觀，尤其來自各行各業的婦女，以崇高的茶花尊敬地擺在她的面前。從被視為鑽石女開始，杜普萊西斯一直是世界上最受尊敬與好評的女人。她短暫而多采的人生繼續在藝術與大眾文化中承傳且蓬勃發展。

科拉·珀爾(霞多麗)



她是當今現代化妝女性之母，總在嘗試著如何讓自己更具吸引力。科拉(Cora)是一個英國出生的妓女，以其古怪而魯莽頑強的性格征服了整個巴黎，其經典的雅典人身形完美無瑕。科拉會竭盡所能地確保人們對自己的關注。她是一位毫無羞恥心的暴露狂，曾經以幾乎全裸的姿態、身綴鑽石在舞台上露面。她還在一個聚會上擔任銀色拼盤裸體表演的成員，大膽地崇拜她的仰慕者們，巴不得把她切碎了下肚。更曾為搭配衣服顏色而把狗染成了藍色，害得那隻狗死掉。科拉耗費不可思議的金錢在精良的葡萄美酒以及僅能保鮮一日的食物上頭。她的崇拜者與戀人不計其數，而女人們則以各種方式極盡仿效。她擁有一座城堡，多幢位在巴黎的住房、最好的馬車、數量穩定的昂貴馬匹以及被她踩在腳下的戀人們。自從第二帝國對報紙進行審查以來，追蹤科拉的動向成了最至關重要的新聞。巴黎在第二帝國時期沒有新聞自由，妓女們於是乎就佔據了公眾首版，她的征服曾風靡一時，是最冷酷的妓女之一。她的愛人甚至為了她開槍自盡，其中一名是在她的一間豪華住房內自殺的，她還抱怨該人的死是對地毯的傷害。她最終在巴黎窮困潦倒去世。然而，只要我們還看得到有人染髮，此人的傳奇就會繼續延續。她所征服過的、地位血統最高的男人該屬杰羅姆·拿破崙親王，然而他根本無法控制她，而且他還不是她所有情人中最富有的一個。